

评美国侵伊战争

张睿壮

巴格达陷落、伊拉克失守,侵伊联军长驱直入,美英两家弹冠相庆,布什俨然以征服者的神气傲视全球:瞧,这就是与美国作对的下场。不过,美国的鹰派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美国赢得了一场战争,却输掉了全世界的民心。

不久前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在华工作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9·11之后他的中国同事和朋友们如何专门到他的住处或打电话对他表示同情和安慰,但此次美国对伊开战后他从同一群人那里听到却是一片反对、谴责之声。这位同样持反战立场的美国人不禁慨叹:人心向背的反差何其鲜明!

不管美国如何强词夺理,也无法掩盖这次战争的非正义、不道德、甚至侵略的性质。美国为发动战争罗列的两条理由,以事实和逻辑进行检验,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首先,美国说发动战争是因为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在任何明眼人看来这都是十分可笑的借口。从1991年第一次对伊战争结束至1998年的七年里,联合国武检人员像篦头发一样把伊拉克查了一遍又一遍,加上去年安理会1441号决议后这几个月的强化搜查,伊拉克还藏有WMD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伊拉克真藏有少量生化武器,由于没有远程投掷工具,只要美国不入侵伊拉克也绝不会受到伤害。事实上,伊拉克既没有在战争中使用WMD,美英联军攻占伊拉克后也未能发现任何WMD,就已经使这一借口不攻自破。如果美国真的担心伊拉克拥有WMD,那么它就不会一再破坏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了——先是在联合国武检人员中安插间谍为美国和以色列非法收集情报,导致与伊拉克摩擦不断;后来又发动“沙漠之狐”行动中断了核查;最后更是不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以战争迫使核查停止。其实美国真正害怕的是如果让核查继续下去,查出伊拉克没有WMD,那么它就没有借口发动战争了。

美国发动战争的第二条理由是为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独裁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萨达姆的“暴政”肆虐最甚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就是伊军使用化学武器对本国库尔德族进行屠杀的时候,而那也恰恰是美伊关系最好的时期,美国政府不但为萨达姆政府提供贷款等经济援助,还为美国公司向伊出口可用于制造生化武器的技术和原料发放许可证。难怪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要说,每当美国

人义正词严地谴责萨达姆的暴行时,他们不应忘记在“暴行”的后面加三个字——“with our help”(在我们的帮助下)。^①如果说那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看看今日美国在中东的亲密盟国中,不乏人权记录同样糟糕的独裁政权和公然罔顾联合国多次决议霸占异族领土并天天屠杀被占领土平民的残暴政权。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伊拉克人民的福祉,它就不会不顾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要求,执意反对撤销对伊拉克实行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制裁,造成一百五十万无辜平民因得不到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而致死,其中多数为儿童。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伊拉克人民的福祉,它就不会在美军占领巴格达等城市后纵容暴民肆意劫掠纵火,让饱受战祸的伊拉克人民雪上加霜,再遭蹂躏。一个这样的政府居然以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自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美国列举的理由都不能成立,那么什么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呢?世界上不少人特别是反战人士认为是为了攫取伊拉克的石油,这从世界各地共同的反战标语上可以看出,如“不要用鲜血换石油!”(“No Blood for Oil!”)不错,石油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还够不上决定性因素,更不是惟一原因。与贫油国家对海外石油高度依赖的情况不同,美国本身有丰富的石油储藏,现在占其消费约一半的石油进口更多是出于战略储备的考虑而非必不可少;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战略安全考虑,美国非常注意石油进口的地区多样化,其进口来源分布于亚、非、拉美、北美和欧洲的十余个国家,其中海湾地区只占其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或消费总量的13%左右,其重要性远未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何况现在美国对世界包括世界资源,更多是通过强大的“软实力”实行无形控制,而不需要再用军事占领、直接统治那一套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笨拙方式。即使不出兵伊拉克,凭借对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影响和对伊拉克的封锁,海湾石油照样难逃美国股掌。美国又有什么必要单单为了伊拉克石油而大动干戈呢?

如果石油不是主要原因,那么什么才是呢?一言以蔽之,征服伊拉克是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秩序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冷战以后,美国利用世界转入单极结构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力图建立“美国治下和平”的霸权秩序。建立任何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而不允许针对权威的任何挑战。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操作性指针。从巴拿马的诺列加到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凡是敢于公然同美国叫板、与美国对着干的国家,必以武力征服之;对其领导人,光是垮台下野还不解恨,非得以罪犯身份加以审判才能过瘾。用当年里根总统在回答记者问美国何时才会停止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打到他们叫大爷为止”。通过这一系列征伐美国向全世界送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就是“反美绝无好下场”。这一“杀鸡吓猴”战术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成效:

^① Noam Chomsky and Michael Albert: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about US War plans, August 29, 2002, ZNet, www.zmag.org.

9·11后一些与美国关系紧张,甚至被美国列为“无赖”的国家都不得不向美国表示同情或谴责恐怖主义,就是明显的例证。这次的侵伊战争,既拔掉了一颗反美的钉子,又让世界重温了“反美必诛”的教训,达成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美国发动战争的另一原因,是想通过倒萨在伊拉克扶植一个亲美政权,以改变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改善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地位,进而达到按美、以意志解决巴以冲突的战略目标。萨达姆政权是阿拉伯世界中的对以强硬派,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圣战者”给予多方支持,因此也一直是以色列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的原因,则要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中去寻。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教育,尤其在制定政策上影响极大的舆论引导和政策精英圈内都具有远高于其人口比例、也远胜于其他族裔的强大势力。这在美国是一个尽人皆知却无人敢言的公开秘密。谁要是捅破了这层薄纸,就会立刻被媒体和政界的犹太势力扣上“反犹”的帽子,口诛笔伐到体无完肤、身败名裂的地步。最近弗吉尼亚民主党众议员莫冉仅仅因为说了“若非犹太势力的影响美国不会走向战争”这一句大实话便立刻遭到媒体和本党领袖的严厉谴责,并受到免去地区党督职务的处分。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说明美国犹太势力的厉害。

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损害绝不止于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财产: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法体系和当代国际关系准则也遭到了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规定国际间使用武力只有在自卫和对侵略者实行集体制裁两种情况下才具有合法性,美国对伊动武既谈不上自卫,更算不得集体制裁(缺乏国际共识和安理会授权两项要素),而是赤裸裸地恃强凌弱,为今后大大小小的侵略者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发动“预防性战争”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美国对伊动武也是对联合国的权威和信用的沉重打击。世界各国从伊拉克学到的经验教训是,服从联合国决议、与联合国合作消除 WMD 的结果是自行解除武装后遭受入侵,是自取灭亡;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不理睬联合国,全力发展 WMD 以尽早获得有效威慑能力。这将导致大规模的恶性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美国的行为还是对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多边协商机制的嘲弄,因为任何多边协商的努力在美国的单边霸权面前都显得如此徒劳、无奈。美国侵伊战争把世界推回了“强权即公理”的丛林,而一个暴力取代理性的世界恰恰是恐怖主义的最佳温床。美国想用暴力为自己建立“绝对安全”,结果却很可能是适得其反。